

國民 文獻 分類 編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經濟
卷

414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經濟
卷
414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(日)河上肇 著 陳豹隱 譯

經濟學大綱(一)

樂群書店，一九二九年出版

第四一四冊目錄

經濟學大綱(一) (日)河上肇著,陳豹隱譯 樂群書店,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

經濟學大綱

河上肇著
陳豹隱譯

上海樂羣書店發行

PRICE \$2.00

經 濟 學 大 綱

河 上 肇 著

陳 豹 隱 譯

1929 1 20 付排

1929 4 10 出版

1 — 3000 册

1929 5 15 再版

8001 — 8000 册



布面精裝每册實價洋二元五角
紙面平裝每册實價洋 二元



原 著 者 河 上 肇 氏

序

本書上篇“資本家社會的解剖”，是我由一九二七年四月起至一九二八年三月止，共一學年間在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，講授了的經濟原論的講義稿本。我在這個大學任教授的職務，任了二十個年頭，每年都從新把講義稿本改寫一次，成了習慣。那怕內容上毫無變化的部分，我也得改寫一遍，因為，如果稿本上的墨水痕跡不新鮮，我就不能夠提起精神對學生講授。不過，到最近的時候，內容上可以改變的地方非常減少了，所以我正暗暗的憂慮着：難道以後每年都要忍着痛苦，去宣讀同樣的講義嗎？正在這時候，我被當

局的人，給了一個辭職的機會。我歡歡喜喜的撾住這個機會，由大學的研究室，退回到自己住宅的書齋了。這樣一來，我倒免得負一種義務，年年都去改訂同一個题目的稿本了。我想利用這個機會，劃一個時期，把我此後的研究，擴張到經濟學以外的範圍去。我決心，在進行這種新的研究以前，先把我的講義的最後稿本整理起來，印成一本書。本書上篇，就是這個決心的結果。不過，因為改造社“經濟學全集”的計畫的實行期間的關係，我未能得着充足的時間，去做補訂工作。所以我打算在不遠的將來，還要從新加一次筆。

關於這個稿本的公布，我還得做一點報告和說明。第一，這個稿本雖然稱為經濟原論的講義，但是，只要看一看，誰也知道，他在實質上，幾幾乎是和馬克斯“資本論”的解釋一樣的東西。也許有一些人，覺得這很奇怪，却是，由我看來，因為馬克斯“資本論”是頂好的經濟原論，所以我在自己去講授經濟原論這個課目的時候，就不能不全然依據“資本論”。也許還有人說，縱然“資本論”是頂好的經濟原論，如果照這種辦法，不會太過於偏向馬克斯嗎？却是，據我的意見說來，真理這東西本不會有兩個的，所以，如果馬克斯的學說撾住了真理，我們當學究的，無論如何，除了把自

己的研究放在他所建設的基礎之上，實在別無辦法。並且，照馬克斯的研究法和敘述法說來，“資本論”第一卷的內容，應該專是關於資本的生產進程的考察（所以，在第一卷裏面，關於流通進程的考察，是暫時丟開不管的），第二卷的內容，應該專是關於資本的流通進程的考察（所以，在這裏，生產進程是丟開不管的），第三卷的內容，也應該是關於總進程的考察，就是說，把生產進程和流通進程二者統一起來時的整個進程的考察。〔進程是日文“過程”二字的翻譯，就是進行的程序的意思。也有人譯成“行程”我却嫌他和“形成”的音相混，所以用“進程”——陳〕。再進一步，單拿第一卷說，也是一樣，在這一卷裏的敘述的進行，必定非採用商品——貨幣——資本的順序不可。如果有人以為，可以隨便把這些順序抽換顛倒起來，這人一定就是還沒有懂得馬克斯的方法的人。因為上面說的這些緣故，所以，我的講義的構成，也就不能不一一依據“資本論”的構成了。不消說，在有產者經濟學的陣營裏面，各學者的著作的體系，從目前實況看來，是極不一致的，動不動就是甲某某的經濟原論，乙某某的經濟原論，在內容上和敘述的順序上，都是相差得很遠的。因為這個關係，所以那些學者都覺得，如果自己的書的篇別，和別人的書沒有什麼標新立異的地方，就會

成爲學者的恥辱似的。但是，這完全是無聊的擺架子。要知道，無論什麼學問，只要他是一種值得叫做科學的東西，各學者對於這學問的研究，就應該被統一在一個體系之內。因爲，只有這樣，諸學者在研究上才有協力的可能，也只有這樣，那個科學的發展，才可以實現。關於這個道理，只要讀者諸君看一看理科或醫科的學問的實況，就會明白的。在馬克斯學術的陣營內，一切研究，都是被統一在馬克斯所安放的基礎之上的。並且這個基礎工作，建築得又有秩序，又很鞏固，用不着有很大的修改。我這部說明經濟學的基礎部分的講義，所以會變得和一本“資本論”解說一樣，根本的理由，就在這裏。

其次，我的講義是限定每星期講六點鐘，於一個學年之內講完的。所以我那時不得不把這個有限的鐘點，分配到各種問題上去，總想把各種研究對象隨着他的重要程度的高低，或多或少，分配起來，才免得問題輕重和講義時間多少之間，發生不相稱的毛病。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，那怕在俗流經濟學派〔這句話是指正統學派以外的，那些只圖用一些通俗的敘述或無謂的議論，去敷衍門面，故意把價值和勞動的關係，隱藏不說的經濟學派，如像歷史學派或心理學派就是其中頂著名的——陳。〕的著作裏面，照例是要費許多頁

數去說明的題目，如果他真是不大重要，或只不過一種常識，我也只得把他棄而不顧了。並且還有一層，我在京都帝國大學裏面，是要遵照學校的規定每隔一年，輪流去擔任講授經濟原論和經濟學史的。和我輪流換着擔任這兩個科目的田島教授，後來雖然辭了職，教授會却仍然決定叫我照常隔年輪流擔任原論和學史。所以，凡是可以放在經濟學史的講義上去說的，如像關於諸學派的某一些批評等等，我都可以在原論的講義上省略不提，並且爲時間的關係，也不得不省略。在我的原論的講義上，關於諸學派的批評很少，就是因爲這個緣故。

我的最後的講義，即現在刊行的這本講義，雖然差不多是始終祖述馬克斯學，却是，在最初時候，我的講義並不是這樣。比這分最後講義前一學年的講義，以及比這前一年的講義更前一年的講義，却被學生們爲節省筆記的勞力，印成活字版，違背我的意志，擅自拿去當作非賣品販賣過，在目前，還可以找得出這種印刷品；從這些學生私印的東西〔日本官立大學法科政治科經濟科的教授們的講義，照例被學生們私自偷印販賣，曾經屢次發生訴訟問題，始終還是禁不住——陳。〕看來，也可以證明，我的講義，越到近年，越和馬克斯學的解說相接近。這件事，正足以表明，我并非起

頭就是盲信馬克斯學的人。老實說來，我的講義，寧肯說是從非馬克斯派的經濟學，即現今我們把他叫做有產者的經濟學或俗流經濟學，排斥着的東西，出發了的。舉例說，如像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的關於分配論的講義——題目叫做經濟學上的特殊問題——裏面，我就只介紹了，賁巴衛(Böhm-Bawerk) 陶西格(Taussig)，克拉克(Clark)，加福爾(Carver) 斐雪(Fisher)，戡滿日(Commons) 等人的學說，幾乎一點也沒有說到馬克斯的學說。再看看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分的經濟原論的講義案，序論是由“什麼是經濟學”？和“什麼是富”？兩節合成的；本論是由第一篇生產論，第二篇交換論，第三篇分配論而成的；再看一看第一篇的內容，又是由第一章生產和勞動，第二章勞動的社會化，第三章生產手段，第四章再生產，第五章生產力和社會組織，等等合成的。無論是誰，只消看看這些篇別，也就可以推測出，那時候的講義，和現在刊行的這本講義比較起來，在體系和內容上都大不相同，離馬克斯學是離得很遠的了。總而言之，我最初是從有產者經濟學出發去研究，在許多年間，想求一個心安意得之地，不覺得一步一步，走近馬克斯，到最後，竟轉化到一個和最初出發點完全正相反對的地方去了。我為完成這個轉化，竟在京都大學，花費了二十

年的歲月。這個事實，在一方面，固足以證明我的愚魯遲鈍，却是，在另一方面，恐怕對於世上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所說的，什麼我是無批判的馬克斯學盲信家一類的批評，也可以成一個抗辯罷。回顧起來，我向着馬克斯說的推移，實在經了多年的躊躇和折衷的態度之後，才能夠實現出來，雖然有點慚愧，然而唯其因為是經了許久的思索研究才得到的結果，所以，在今日我倒覺得，縱然有人照中世紀的野蠻習慣，拿烈火燒身之刑來嚇唬我，我也不能夠把我在學問上的所信，丟了去的。

本書下篇“資本家的經濟學的發展”，是把我在一九一三年八月所刊行的“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史的發展”一書，加了若干的修改而成的。（我近來，已經不使用資本主義的生產及資本主義的社會一類的話，都改用資本家的生產或資本家的社會，等等字樣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我把“資本主義經濟學”，新改為“資本家的經濟學”。又，我改“史的發展”為“發展”，沒有別的理由，只不過要想他和上篇的題目字數相稱罷了。）關於文字上的小小修改，差不多各頁都有，也有一部分改得很多的地方，如像關於亞當·斯密斯(Adam Smith)的天然的自由的說明一條，就是一個例子，不過頂重要的變化，是這些：在開頭加了序說數節，在